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今年3月，嘉定区档案局(馆)、嘉定报社联合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征文活动以来，市民、读者踊跃投稿，嘉定报在不同的版面，推出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栏目，聚焦历史的切片，从一座桥、一支队伍、一个家庭、一场亲历、一段见闻，打捞鲜活的抗战记忆。个人的苦难汇成为一个民族的苦难，英雄辈出的寥城大地，也见证无数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抗战故事！

本版选择部分征文集中刊登，以对这次征文作一个完结。

当散落的个体记忆、家族记忆转化为一种社会记忆、集体意识，成为启迪未来的历史镜鉴，进而转换成这片热土家园的感染力、凝聚力时，我们就有了坚毅前行的力量。

5村民怒杀鬼子兵

朱桥地区地处嘉定西北部，隔一条浏河与太仓城相望，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让当地百姓受到来自南部嘉定城的日寇和来自北部太仓城的日寇双重骚扰和欺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0年6月11日，我党地下工作联络人员向公塘村、央家村送来情报：驻扎在太仓城内的一批日伪军将从太仓出发，乘汽艇过浏河，绕道到公塘村、央家村两个自然村扫荡，要做好坚壁清野和人员转移撤退工作。村民闻讯后，纷纷放下手中农活，到家中收拾一

些必要的东西外出避难。

因时间仓促，一周姓妇女因躲避不及，被一个日寇抓住。日寇一看周氏年轻貌美，兽性大发，企图强奸。紧急关头，隐藏在附近草丛中的公塘村陆廷标等5个农民挺身而出，大喝一声：“住手！”5个农民出其不意，把日寇擒住，夺了他手中的枪、刺刀，并让青年妇女周氏迅速离开。这时，不远处有一队日寇正在赶来，为了附近村民的安全，5个村民用砖头砸死日寇，并在尸体上绑上石头，投入木勺浜。

日寇对公塘村、央家村扫荡后的

第二天，发现少了一个日本兵，命令所在部队到所扫荡过的两个自然村搜寻，但连续找了两天仍未找到，气得带头的日寇头子扬言要放火烧了公塘村和央家村。但因没有确切证据，加上抗日游击队多次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消息传来，上一级的日寇组织决定不再追查此事。

农民陆廷标等5人勇救青年妇女，怒杀日寇的英勇事迹，被广泛传颂，受到了当地游击队领导的赞扬，同时也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

姜文浩

外冈游击队捉汉奸

我的生日是乙酉年(1945年)4月27日，出生后没有多少时间抗战胜利，我的父亲经历了8年抗战，目睹了勾结日本人、破坏抗日的的忠义救国军小头目邓激烈之死。

1942年，外冈游击队吕炳奎部向苏北输送了相当于一个连的兵力，在钱门塘设计活捉了邓激烈。部队带着反动分子一路北上，队伍驻扎在娄西的彭家宅。一路上，他们还积极筹集资金，为新四军部队建设服务。

一天，陈增源加工厂来了几位背枪的游击队队员，要找老板。我父亲在厂里记账，他们对他：“你们厂为日本人加工棉花做火药，是非法的行当、汉奸企业，你们厂长和我们走一趟！”父亲不敢怠慢，叫来了李厂长。傍晚，李厂长与我父亲随着游击队队员来到了彭家宅，住到了指挥部隔壁，白天经常看到一男一女在指挥部看报，原来就是邓激烈与日本女特务。

后来，部队夜行军往陆渡方向去，在岳王寺驻扎了下来。

不久，邓激烈与日本女特务趁月黑逃跑了。指挥部分析了情况，认为在岳王寺逃跑，只能往西到支塘站或是直塘站乘车去上海，因为邓激烈的根基在上海。于是，部队连夜派员化妆缉拿邓激烈，并在支塘站将要上车的邓激烈给抓住了，带回部队驻地岳王寺。

六月的一个早上，部队集合在庙场上，新四军部队首长宣布：邓激烈勾结日寇破坏抗日，不思悔改继续潜逃，欲再度破坏抗日，经新四军总部批准给予枪毙，立即执行。部队首长又宣布我父亲与李厂长可以回去了，并劝他们少为日本人干事，要多为老百姓做事。当时，游击队已经由新四军接兵部队办完了接兵整编。

当晚，新编新四军外冈部队向苏北新四军军部盐城进发…… 王仁元

姆妈跑单帮

说起抗战时期跑单帮的事，像绣花针钉在心房，姆妈现在还心惊胆跳。

小时候，我妈妈和外婆外公住在周家桥。苏州河从这里拐弯经过，它的支流法华浜在门前流淌，浜对岸田野广袤，青菜萝卜满园。从苏北一带逃荒来的难民到了这里，像被磁铁吸住了不愿离去。随着淞沪抗战爆发，日伪宪警封锁线一道又一道，市场一片萧条。外公出走，外婆病重。没有办法，姆妈一咬牙，跑单帮去！

她把棉衣抽去棉花，塞满肥皂草纸，穿在身上，外面系一条长围巾，和

几个姊妹向西走去。周家桥地区处在阻挡日军进军江南占领全上海的第二道防线东翼，主要封锁线在诸翟镇东的陈思桥朝南到七宝一带，铁丝网架在沪杭铁路两侧。城镇地区草纸没有一张，火柴没有一根，灶台冰冷，有火柴才有生命的希望！

姆妈在城里把草纸火柴换成米麦，往家里走。过沪杭线时，人喊狗吠，枪声大作，日伪巡逻兵追来。姆妈躲在河浜芦苇丛中，猫在水里一动不敢动，子弹在身边哗哗响。后半夜，她爬上岸，看到身边一个姊妹还立在水

中，一碰，轰然倒下，原来已经中枪死去。看看浜面，惨淡的月光下东一包西一包浮动着的，都是死尸！姆妈和小姊妹们吓得转身就跑。

八个姊妹，回来五个。第二天，姆妈去探访，三家都设了灵堂，她们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都是家里赚钱养家活口的顶梁柱啊，叫年迈的爹娘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姆妈和小姊妹们商定，拜他们作过房爹娘。从此，姆妈多了三个爹娘，担当着赡养三家老人的职责，直到他们过世。

黄顺福

张家宅惨遭屠戮

侵华日军在吴淞登陆，中国军队退到蒲华塘一线，展开了著名的蒲华塘战役。张家宅地处战区，民众惨遭屠戮，摆在老百姓面前只有一条路——逃难。只有些上了岁数的老人留下看家。

留在家中的阿生，隐约听到有脚步声，以为是去马家湾暂避的兄弟阿陶来探望，他就出门叫了一声“阿陶”。其实，过来的是两个日本兵。日本兵听到桥上有声音，快步上前，一刺

刀直捅阿生下腹，把阿生挑落桥下。

天刚亮，留在马家湾的村民准备逃难，一排子弹扫来，张志文母亲张何氏和张志高母亲张某氏应声倒在血泊中，阿春家牵出来的一头牛也未逃劫难。等到天黑后，避在蒲家桥塘西的张志文才返回马家湾，背着娘的尸体渡过蒲华塘，料理了后事。

农历十月，战争暂时告一段落，难民陆续返回老家。当年秋熟欠收已成定局，秋种还得抓紧，但是危险仍在。

一天，张志良在西太平桥头稻田里犁地，阿勇生相帮。当张志良驱牛犁到北田头时，只听到太平

桥头“轰”的一声巨响，跑过来一看，太平桥头一片血肉模糊，阿勇生肢体破碎地倒在地上。张兴宝才九岁，跟随母亲到田里摘棉花，捡到一颗日本兵丢下的手雷。孩子不懂这是个危险物品，只当是玩具，只听“轰”的一声，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此结束。

黑夜总有天亮时，中国人民抗战八年，终于迎来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可以告慰亡灵：张家宅已经盖起了幢幢楼房；马家湾紫玉兰绿树成荫；蒲华塘上嘉盛公路的跨河大桥正在紧张施工。

严耀明(90岁) 张福昌(87岁)口述
杨孝华整理

一次难忘的抗敌演习

1978年11月9日，我在嘉定广播站工作，奉命去地处长江口的浏河地区，采访录制太仓、嘉定、宝山三县民兵海岸防御抗敌登陆实弹演习。

演习地点为当时的宝山县罗泾公社新陆大队，地处长江口岸。据介绍，两次淞沪抗战，日本人的增援部队都曾在这里登陆。作为战略要地，当地建立了三县民兵联防委员会，由浏河、华亭、罗泾三地民兵组成海岸联防，在浏河地区警戒。

全副武装的民兵和武装部官兵400余人，分作6个加强排。战士们首先听取了当地百姓控诉当年日军登陆后抢掠的罪行，个个义愤填膺。只听得一声令下，各就各位，火箭筒、机关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等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把入侵目标(设在海面、海滩上的格式浮标，包括“飞机、舰艇、坦克、空降兵”等)打得落花流水。随后，

战士们跃出战壕，杀声震天，冲向海滩，全歼了妄图登陆之敌。

为增强战地报道效果，我着意收集有关的抗战史料。1932年1月28日，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扬言要在4个小时内占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指挥部设在南翔)，勇猛异常，迫使日军节节败退。3月3日起，日军新增师团在浏河登陆，而我军再无援兵开来，淞沪抗战受挫。3月3日，嘉定失陷。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会战历时三月，至11月9日，中国军队西撤，11月12日嘉定再度沦陷。

三十多年后的那一次实弹演习录音报道，插播了部分抗战史实。只听得播音员悲壮、激越的语音，随着一声“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呼号，枪声、炮声和战士们的阵阵喊杀声骤起。闻其声，似临战场，激荡人心。

陈兴龙



血泪控诉

秋霞诗社邀请娄塘老人座谈，他们控诉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娄塘烧、杀、奸、掠的种种暴行。

徐文祥：1937年，我7岁，父亲被鬼子抓走了，我同娘逃到黄果塘，过桥时桥被炸掉了，回到家里，家被烧了，无家可归。鬼子待在印家房子里，碰到鬼子要鞠躬，唐阿宝未鞠躬就被小鬼子用刀捅死了。

秦志青：我家被烧掉两间房子，杀掉4个人，我逃到香花桥，遭到日机扫射，幸好未打着。当年，没有良民证的也要杀，老百姓都不敢上街。费辑香：鬼子讲日语，村民陈富

林听不懂，就被打死了，还用刺刀戳。我经过时远远看到，吓得不敢靠近！

汤泽吉：陈庸甫是娄塘小学校长。1939年，日本人包围了娄塘，在二年级语文书中，翻出青天白日旗图案，就把陈校长打得半死，后通过当翻译的亲眷才保出来。后来，老师也换成伪政府派来的人，汪伪督学一次次来学校强迫教日语。

汤增望：那时，我在娄塘小学读书，鬼子到学校强迫我们唱侮辱中国妇女的日本歌。在双塘村，鬼子把一磨刀人的头砍下来，说他磨刀要杀日本人，还接连砍了8个人。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